

灯影里的元宵节

□ 安小懿

夜读姜白石的诗,“元宵争看采莲船,宝马香车拾坠钿……”忽忆旧事,真想念儿时的元宵节啊!

元宵节的黄昏好像格外漫长,孩子们都巴望着天把夜的幕布快点拉上,他们好把元宵的蜡烛点亮。

黑夜降临,元宵的节庆才正式开始。

孩子们在院子里各个门口点上中指长的两根红蜡,这一天不怕浪费,大门口、堂屋门口、灶房门口,还有鸡舍、猪圈、牛棚等处,甚至窗台、压井台上都要点上蜡烛。各家各户,整个村子都被橘色的烛光笼罩,若从高空俯瞰,点点烛光犹如颗颗星辰降临人间。

匆匆吃罢汤圆,放下碗,孩子们便迫不及待地用细竹竿挑起自己的小灯笼,上街玩耍。灯笼多半是塑料的红灯笼,椭圆形,也有瓦楞纸做的圆柱形的生肖灯笼,还有些手巧的人,自己制作了灯笼,上面手绘了自己喜欢的图案。在灯笼底座正中,滴两滴蜡油,放上一根小红烛。夜幕里,在烛光的映照下,每盏灯笼都有一种朦胧的美。

起初是比谁的灯笼最漂亮,等比完了就开始碰灯笼。你挑着灯笼碰我

一下,我挑着灯笼碰你一下,既惊险又刺激。直到把里面的蜡烛碰倒,灯笼瞬间被点着。若抢救及时,赶紧把火吹灭,灯笼最多被烧出一个窟窿,重新点亮蜡烛可以接着碰。有些灯笼一晚上能被碰倒好几回,烧出好几个窟窿。若抢救不及时,灯笼就会变成一团火,碰倒一次就着火的多半是纸灯笼,在其他孩子的笑声中,灯笼的主人算是彻底输了。

“灯笼会,灯笼会,灯笼碰坏回家睡……”灯笼烧起的一团火燃出了元宵节晚会的高潮。虽然灯笼的主人会有些悻然,却并不可惜,因为明年元宵节还会得到一盏新灯笼。更何况,过了元宵节,灯笼都被束之高阁,就少了那种惊悚的刺激。

平日里,大人不准孩子玩火。但元宵节这一天,孩子们却可以玩个痛快。有时候,村里还会在元宵节当晚燃放烟花,美丽的烟花照亮了整个村子。看了元宵节烟花的孩子,据说来年不害眼病。

元宵节的灯影是整个春节的句号。烟花在高空绽放,烛光在灯笼里摇曳,扩散出吉祥、幸福和希望。春意忽至。

甜汤圆

□ 施崇伟

一元复始万象新,大地回春的第一次月圆。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节日——张灯结彩的元宵节,唤起我对亲人的思念。

热闹元宵节,火树银花不夜天。家家彩灯高悬,户户焚香燃烛;“踩高跷”“跑旱船”“耍狮子”“舞龙灯”,人们沉浸在狂欢之中。

童年记忆里,最难忘是村庄里的“打铁水”。天一擦黑,坝子里就生起了打铁炉子。我和一群孩子抢着拉风箱。“哐哐哐”,风箱有节奏地拉起,钢铁炉子里的火吐起火舌。小娃娃们围蹲在火炉旁,看那化铁炉里的铁器慢慢变软,点点融化成铁水。七八个大人出场了,头戴草帽,蹲着马步,平端木板,整齐地排成一排。带头人像威严的将军站在前头,身子轻轻一晃,其他人心领神会,他们端着木板,把滚烫的铁水倾向空中。带头人高高跳起,击打那在空中被颠成了一团火球的铁水,“哗”地一下,铁水冲上夜空,旋即散开成花,夜空里铁花纷飞,朵朵绽放,犹如仙境一般。围观的人们欢呼、雀跃,村庄沸腾起来……

元宵节的另一件乐事是吃汤圆。母亲早已备齐材料,和好米面,制好有

冰糖颗粒的芝麻心子。一家人围拢在热锅旁,手上摊开糯米粉团,加入黑甜的心子,搓得圆圆的,丢进锅里,笑声在锅里锅外齐鸣。等白白的汤圆浮起,一人两三个,咬开,糯软、香甜,沁人心脾。最有趣的是,母亲要在一锅汤圆里选几个包入硬币,寓意着谁吃到它,今年就有好运。吃汤圆便成了一种仪式,大家既在用心品味,更希望能吃到硬币获得好运。哪个孩子若是咬到硬币,那滋味,才是甜上加甜。

元宵节也是我爷爷的生日。爷爷在世时,这一天我们家会比春节还热闹。家里来了亲戚,我们又唤来邻里,摆上酒席,为爷爷祝寿。他捻着山羊胡,乐得合不拢嘴。爷爷过世后,这一天都会勾起我的思念。我想起他的勤劳,他总是早起,劈柴、喂牛,打扫院坝;想起他的慈爱,他总把姑姑、叔叔为他买的糖果储存在一个缸里,它们成为我们这群孩子甜蜜的宝藏。

欣逢盛世,元宵又至。今年不看“打铁水”,不去走亲戚,守在电视机前看冬奥会,冰雪世界灯火璀璨,这是今年元宵节最美的花灯、最甜的汤圆。

鞭炮话人生

□ 李柏林

春节期间,小摊上摆满了各种鞭炮,等过了元宵节,这些鞭炮便会被收起。有的被收进了干燥黑暗的柜子里,有的被退回了厂家。每当我们再次相遇,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。

有些小商贩,没有把鞭炮放在干燥的地方,受了潮,来年再摆出来的时候,鞭炮便点不响了。这在我们眼里叫闷炮。所以我们买鞭炮的时候,都要问一问:“这不是陈年炮吧?”而小商贩都会笑呵呵地说:“我这儿全是新到的货。”这时候我们才放心。

可是新炮里也有闷炮。我是个喜欢把事物研究到底的孩子,所以遇见闷炮,我喜欢把它拆开。我边拆边想,都在一个盒子里啊,都是一模一样的呢,怎么偏偏就你一声不吭,不能给我带来快乐呢?

我剥开闷炮红色的外衣,露出火药,还有一截引线。我把火药倒在水泥地上,拿火机点燃,也能给我带来燃烧的快乐。但是,这都是我的自娱自乐。

还有一种鞭炮,天生就是吸引别人注意的。它叫冲天炮,包装精美,个头

灯如昼

□ 李勇

元宵节一过,新春就算完结,即使大街小巷偶有爆竹稀稀拉拉响起,也显得意兴阑珊。

家乡以前的元宵节,家家都做面灯,灯形如碗,俗称灯碗。金黄的玉米面做成的叫金灯,素白如雪的白面做成的叫银灯,黄中带灰的荞麦面做成的叫铁灯,暗绿色的高粱面做成的叫铜灯。捏制完毕,上锅蒸熟定型,插上棉线捻成的灯芯,灯碗里倒满豆油,面灯便做成了。傍晚时,男人们带着面灯、祭品去坟地祭拜祖先,告慰逝者,带去美好的思念。女人和孩子在家里忙碌,每个房间,院子里的每个角落,以及鸡窝、马棚、井台、仓房等处,依次送上灯火。闪耀的灯火绵延至大门旁、大路口,待到燃灭,寓意着先人将灯收下,来年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

渐渐地,送灯形式简约了,风俗却一直存在。

未等天黑,孩子们早已忙起来,将整段的蜡烛剪成小段,在积雪中踮出一个深窝,将点燃的蜡烛放在雪里。找平整的墙头,滴几滴烛泪,未等凝结,迅疾将燃着的蜡烛粘连其上,就大功告成了。

送灯的序曲拉开帷幕,孩子们盼望的重头戏也悄然开演。

女人们找一个破盆,倒进晾干的锯末,男人们淋上柴油,转动铁锹翻动着,边淋边翻,直到搅拌均匀。他们端着盆,从大门口起,每隔一段距离,撮上一堆混着柴油的锯末,一直延伸到路口。一堆连着一堆,陆续点燃,火光连成了一片。璀璨的火光映红了人们

的脸,映照在疯闹、追逐的孩子们身上。赤红的火焰在夜风的助推下,在夜色里肆无忌惮地吞吐长舌。连续不断的脆响,在夜空里扩大,一颗又一颗火星从火苗顶端迸发出来,随着寒风弥散。炽热的气浪汹涌地递推到人们身上。

火光渐渐黯淡下来,孩子们早已经备好长棍,在黑黢黢的灰烬里扒拉着,火焰重新燃了起来,孩子们的笑声又渐次响起。男人们重新端来锯末,一锹一锹续上,火光重新扩大,悦动、飘逸。

街上有了灯火,平日里怕黑的孩子,一股脑窜出家门。他们手里挑着形形色色的萝卜灯笼、罐头瓶灯笼、纸灯笼,去平日里晚上不敢去的场院上、偏僻的大荒沟里晃一晃。照一照,灯影映照着弯弯曲曲的村路。

“打灯笼,踩高跷,吃元宵,放鞭炮。看花灯,真热闹……”孩子们蹦跳着,连说带唱的一串串童谣,绕过老柳树,穿过幽静的长胡同,伴着打着卷儿的晚风,驻留在家家户户升腾的大红灯笼上,街里喧腾起来。

凛冽的寒风中,烟花把漆黑的夜空照亮了,人们燃起篝火,扭起了欢快的秧歌,笑声蔓延在夜的上空。

时过境迁,现在人们送灯,早已换成了精美的工艺灯,家家户户门前燃起的不再是单一的锯末、草木灰、玉米面闪亮登场。

一眨眼,人到中年。儿时送灯的一幕一幕,仍历历在目。无论是缅怀亲情的体验,还是风俗习惯的沿袭,每次忆起,无论寒风如何凛冽,记忆的火苗都会倔强地扯长,渐渐复燃,熊熊燃起。

